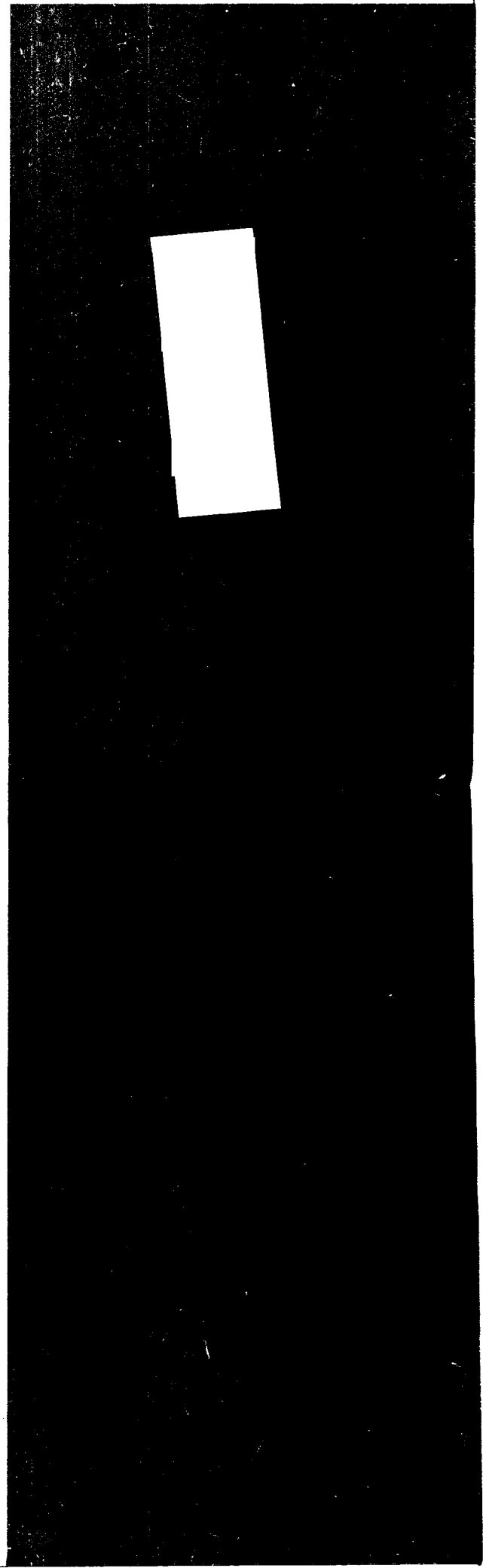


献身未来



100/100

献给第一个教师节，献给一切献身未来的人们。



DE 804.5

目 录

她这样面对生活·····	杨明森(1)
育人的艺术·····	史 航(25)
为草原插上翅膀·····	郭德茂 杨茂林(51)
粲然盛开的红梅·····	刘厚明(64)
雕塑者的路·····	刘北宪(76)
全为那彩虹·····	罗奇星(94)
毛老师和她的孩子们·····	谷 苇(105)
石门坎·····	顾鼎竞 朱之隆(123)
护花土·····	李 贵(141)
生命的延伸·····	陈祖芬(156)
师生情·····	崔国政(170)
学生心中的一盏灯·····	邓也穆 潘景峰(180)
星星闪光·····	李沙铃(197)
她又想到了明天·····	田惠明 刘北宪(210)
有这么一个耕耘者·····	辛亮 张忠泽 李红云(226)
山乡圣人·····	王大龙 李银堂(240)
留给别人写的文章·····	骆礼刚(250)
一片冰心在玉壶·····	习 斐(267)
一往情深·····	褚朔纯 尤华骏(287)
为了明天·····	秦 岭(307)
编后·····	(321)

她这样面对生活

杨明森

“几颠几下，终成君子”。

——一位饱经风霜的老石匠听了
本文主人公的事迹之后发出的感叹

一、祖居此地的人们，自信这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
要出名人的。

石门县，位于湘西北大山区。从省城长沙到得这里，乘汽车也需要近十个小时，要跨过湖南人引以为骄傲的四条江：湘、资、沅、澧，即芙蓉国里“三湘四水”之四水。

出石门县城继续往西，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大小小的山峰，长驱近三百里，就到达了罗坪乡，过去称之为罗坪公社。这里群峰环绕，层峦叠嶂，美是够美的了，就是太偏僻和闭塞了。如果不是几年前修起了这条通县城的公路，要去趟石门镇，便只好风餐露宿，艰苦跋涉三、四日了。

但祖居此地的人们，却自信这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要出名人的。

二、当她递交了第十二份入团申请书时，团支部书记找她谈了话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蹉跎。罗坪人都是平平常常，默默无闻的。

蛟蛇溪小学女教师覃申媛，便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她中等个子，圆圆的脸上，有一双温和得近乎慈祥的眼睛。在田间阡陌和村民大会上，是很难认出她的，因为她与当地农民几乎没有什么不同——气质、衣着以及谈话和微笑等等；当然，如果在北京王府井或大栅栏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就比较容易分辨出她来了，因为她身上有着浓郁的山乡味。

覃申媛生于一九三二年。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在操坪上却和孩子们一样跳舞嬉戏，那轻盈的动作和开心的笑声，可以使人联想到她年轻的时光。当年，她也算得上这山区里才貌双全的女中佼佼者。县文工团选中了她，要招她去当演员，她却坚持进了石门简易师范学校。毕业之后，她实现了从小就立下的志愿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。

她热情、善良、勤勉、聪明，工作十分卖力，又正值豆蔻年华，自然就有人关心她的生活问题。不久，区委副书记出来当了她的月下老。她和他“见面”了，“认识”了。其实，他们早就认识，而且天天见面。

他叫杨万福，和覃申媛在一所学校工作。他高高的个子，一表人才，世代贫穷，比覃申媛大了五岁。他的工作异常出色，刚刚二十几岁，就已经当了校长。在他的面前，一条道路金光灿烂。区委的领导同志已经向他透露过，他的入党申请组织上研究过了，不久将召开党员大会讨论他的入党问题；区委机关非常缺乏有文

化的负责干部，他也是理想的人选。

她和他真挚地相爱了。早已在各自心中萌生了的感情，如春来花开一般自然而繁华。他们憧憬着未来，一本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为他们精心编织的美好幻想增添了奇异的色彩。他们以各种方式相互鼓励着，雄心勃勃而又温情脉脉，事业的顺利和爱情的美好使这一对年轻人陶醉了。

他们高兴得早了一点。没有多久，仍旧是那位当月下老的区委副书记又找到了杨万福，十分关切而又无可奈何地告诉他：“覃申媛是地主家庭出身，跟她好下去，必然要影响你的进步和前途，包括入党、提干、长工资。”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：一是彻底同她分手，那么仍然会前程似锦；二是保持和发展他与她之间的爱情，那么他将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。天真而钟情的年轻人，泪水汪汪，怯生生地望着区委的领导：能不能有第三条路，既同她好下去，又不影响进步？区委书记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选择，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因此他回答得坚定而简洁：此路不通。

杨万福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来。太阳还是那么亮，大地还是那么绿，怎么会陡然间变得天翻地覆呢？他急切地找到覃申媛，轻描淡写地把区委副书记同他谈话的情景叙述了一遍，阐明自己坚定不移的态度。从同事们只言片语的议论和领导脸色的变化中，覃申媛也感到了事情可能要出现波折，但她同杨万福一样既忠诚于事业也忠实于爱情。他们手拉着手，海誓山盟。他们都以为，只要坚持不懈，只要听党的话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覃申媛还不是团员。她一次又一次地找到团组织的负责人，郑重地提出申请，诚实地汇报自己的一切，包括同男友约会时谈的许多话。她写申请书，一份接一份。到了第九份，团支部的负责人面带难色，婉转地告诉她，不必再写申请书了。覃申媛不高

兴了，仍然固执地写下去。当她递交了第十二份入团申请书时，团支部书记找她谈了话，告诉她：你是地主出身，写多少份申请书也没有用，团组织不会吸收你的。书记的态度十分诚恳又十分严肃。对覃申媛说来，这无异于当头一棒。她没有流一滴眼泪，只是茶饭不思。杨万福来安慰她，他们谈了很久很久。覃申媛抬起了头。他们不相信事情真的会那样糟糕。他们认定，只要具备了团员的条件，团组织一定会看到的；组织上入不了团也不要紧，思想上入了团也同样光荣。

他们毅然结婚了，婚礼异常简朴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各自照常上班。

一年之后，他们有了一个女儿。

三、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，崎岖的小路上连一个脚印也没有。

蛟蛇溪大队（现在叫做村）的人们真正了解覃申媛，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。

春节刚刚过去，远远没到开学的时间，覃申媛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上班了。她接到通知，调到蛟蛇溪小学工作。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，崎岖的小路上连一个脚印都没有。覃申媛挑着担子，领着四个孩子，足足走了一天，傍晚才赶到蛟蛇溪。来到将要工作的地方，她不禁大吃一惊：哪里有什么学校的样子？三间破房子三面没有了墙壁，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。屋子里积了厚厚的雪，扒开雪，下面全是破碎的瓦块。一堆破桌烂凳堆在一个角落里，也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叫人勉强想到学校。房子的前面是一条小河，它把这破烂的学校同炊烟袅袅的村庄远远地隔开。房子后面的

山坡上长满了荆棘，不远处有一片隐隐约约的小土包，那是坟地。刚才覃申媛向老乡问路时还听说，这地方晚上有狼出没。这一切，笼罩在灰蒙蒙的暮色之下，胆小的人肯定会毛骨悚然的。

四个孩子饥肠辘辘，抖抖瑟瑟地偎在一起。覃申媛到外边拣了一点干柴，支起带来的铁架，安锅做饭。顿时，屋子里充满了又辣又呛的烟。这种野餐式的晚饭决非一家人到郊外度假那般罗曼蒂克。要知道，他们以后要天天这样生活呢！

夜晚，寒风挟裹着细碎的雪粒，嘶叫着。覃申媛无论如何也合不上眼，在这四面透风的所谓屋子里，看得见天空和四周黑黝黝的大山。孩子们迷迷糊糊地睡了，他们过惯了这种游击生活。真的呢，从他们记事起，妈妈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

第二天，覃申媛到附近农民家里借来一把锄头，开始清理屋里的垃圾。她一担一担地往外挑，孩子跟在后边，忙来忙去。本地人远远地好奇地望着他们，却没有一个人来帮忙。

不是本地人太麻木了。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位弱女子能在这里呆多久。蛟蛇溪小学办起了两年多，先后来了几位教师，干不了几天就都想办法走了。本村又实在找不出一个能当老师的人来。

“谁愿意到这穷地方来哟！”纯朴善良的农民深深地体贴别人，同时也固执地认为这道理适用于任何一个外来人。

他们又何尝不知道对文化的需要？村里的人们谁也不会忘记那一次深刻的教训：县里一个工厂来招工，村里几个小伙子个个膀阔腰圆，有的是力气，自信没有什么干不了的活。然而，他们却被拒之于门外，理由是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具备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！几个人又急又气，抡着粗壮的手臂，捶胸顿足，禁不住潸然泪下。他们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文化与自己切身利益的紧密关系。涉世未深的年轻人，血气方刚，觉得这一次冷遇简直就是山

里人的耻辱。

他们把这一切讲给了父老兄长听，也讲给了弟弟妹妹听。人们一阵缄默，又是一阵长嘘短叹。

天又黑下来了。累得精疲力竭的覃申媛借着朦胧的雪光，走下山来，过了那已结冰的小河，轻轻叩开了一户农家的门。来迎接她的，正是蛟蛇溪小学一个退学的学生。



覃申媛和主人一同坐在火塘旁，耐心地动员家长，让孩子重返学校。她彬彬有礼，推心置腹，直至家长点了头，孩子露出了笑容，才起身告辞。接着，她又来到了另一家。……

八天之后，覃申媛终于将三间房子清理干净了。

质朴的农民，把这些都看在眼里。深切的同情与理解，由衷的敬佩和感激，使许多人不约而同地送来了竹子、木板……，自发地动手修房子，平操坪。忙忙碌碌，热热闹闹，有点象办喜事。

蛟蛇溪小学终于如期开学了。全村所有适龄儿童全部上学了，

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朗朗的书声，悦耳的歌声，以及云雀般的欢闹声，顿时给小山村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春暖花开，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。耕地里一声声吆牛声，繁忙而紧迫，播种和充满希望的季节来到了。

但覃申媛的学校里却有几分不景气：好几个学生相继退学。覃申媛走门串户，苦口婆心地劝说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大有学生不复学决不收兵之势。同时，她也从家长们为难的神色和孩子们忧伤的眼睛里，了解到了问题的症结：他们交不起学费。

那是怎样的年月呀，农民苦巴巴地干了一天，汗珠子掉地摔八瓣，充其量挣得几两煤油钱！无钱交学费，又赶上春季大忙，不少家长就索性让孩子回家当了小劳动力。

覃申媛倾其所有，用仅有的一点积蓄以及当月工资的大部分，替学生交了学费。

这仍非长远之计，覃申媛决定搞勤工俭学。这文静的女子，却有一股了不起的劲头。这么多年，她每到一所学校都用靠双手挣来的钱帮助所有学生解决了学费问题。一群几岁、最大的十来岁的孩子，能有多大的力气？脏活累活全靠覃申媛一个人，最多是拉了大女儿来帮帮忙。学生复收农民采摘过的油茶子和桐果，她一筐一筐地背回来。学生采来的茶叶，她连夜送到大队加工厂去，刮风下雨，都不耽误。在那蜿蜒的山路上，她常常来去匆匆，风风火火，弄得满身汗水泥水。等到深夜爬上床去的时候，孩子们早已睡着了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，连鞋子也没有脱……

换来的钱可以交齐学生下期的学费了。

覃申媛还不满足，她要建立一个固定的勤工俭学基地。每日放学以后，她就一锄一锄地在风化石的山坡上刨，汗流浹背，气喘嘘嘘。一个月过去了，她开垦出了五分地，种下了花生、黄豆

以及茶叶，也播下了她的滴滴汗水和对丰收的渴望。

一天，覃申媛到公社开会。傍晚回来，不禁吃了一惊：在她开垦的土地旁边，又开出了一大片新土，少说也有一亩多，树根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起。一问方知道，这是大队党支部动员群众来为学校献工开出的，全村有近百人自觉地赶来了，其中还有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。

覃申媛久久地望着山坡，视线模糊了。

这一夜，全村都熄灯了，覃申媛屋子里的灯光还亮着。

第二天，学生们发现老师的眼睛里有了红丝，但精神却比往常更充沛，字写得更漂亮了，课也讲得更加娓娓动听。

四、开拓文明与开发智力，启迪心灵与启发智慧，

对于教师来说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不要以为只要学生都来上学就算万事大吉了，更麻烦、更重要的事情还在后头呢。蛟蛇溪小学只有一个一、二年级两部复式班。二十几个学生坐在覃申媛的面前，一双双眼睛分明闪着不同的光彩：惊喜、新奇、希冀、渴求、怯懦、忧郁、恶作剧……从他们的神情与衣着上，也可以了解到他们各自的生活与内心世界：有的在家里被视为掌上明珠，有的则缺乏起码的慈爱；有的父母手头可能稍稍宽裕，有的家里一定相当拮据。有的学生没坐上几分钟就开始东张西望，不知是想起了那头忠实的牛朋友，还是对窗外大树上的喜鹊窝发生了兴趣？有的倒是一动不动，但一节课下来，情绪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是对课本的内容感到莫名其妙，还是有什么难言的心事？

覃申媛不动声色地细细观察着，反复地揣摩、分析。不久，

学生的每一个轻微细小的动作，每一个瞬间即逝的眼神，她都能立即分析出其中的潜台词。这是女性的精细和职业的敏感，更是崇高的教师之爱。

第一次测验的成果，全班学生竟没有一个语文、算术两科都能及格的。更严重的是，许多学生对此竟无动于衷，家长对此也只有诉诸武力。

贫穷与愚昧几乎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。

覃申媛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开拓文明与开发智力，启迪心灵与启发智慧，对于教师来说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她把教育的爱或称爱的教育，倾注于学生的身上，并且带了许多山村质朴的人情味。

有个学生，兄妹多，在家里常常吃不饱饭，他就经常偷别人带的午饭和邻居的瓜果。因此他常常受到辱骂和殴打，回到家里也只能看到一张张冰冷的脸。他变得更加孤僻和胆大妄为了。当然他的学习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他第一天坐在教室里，见到覃申媛的时候，心里就充满了戒备和敌意。每天早晨来校，他都准备着挨训挨批。然而接连几个月，老师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却总是：“吃饭了没有？吃饱了吗？”如果他的回答是否定的，老师就马上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。每天中午，覃申媛做饭的时候，总要多加一筒米，把他的份打进去。日复一日，他对老师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见不到老师还有一点想念。这时老师和他讲的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，他感到句句闪闪发光，恨不能字字刻在心上。他还发现，老师一次又一次来到他家，和家里人常常谈得很久很久。渐渐的，家里人开始关心他了。孩子啊，开始享受到了童年的幸福。他再也不偷别人的东西了，真的，连一张纸也不去拿。只是

他的学习太差，常常急得头上沁出了汗。覃申媛不得不给他吃“小灶”，把他留在学校，在自己家里吃住，每天晚上给他补课。真挚的感情一旦转化为坚强的毅力，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他的学习成绩很快就扶摇直上，在一次全县统一考试中，他的成绩进入了优良者的行列。再后来，同学们选他当了学习委员。

宋奎仙小同学患肝炎住进了区医院，从来舍不得花钱买一点糖果吃的覃申媛，一下子买了喏大一堆梨子、罐头和红糖，专程赶去看望她。临走，将仅有的八块钱全部给了她。不久，又托人从县城买了两瓶“肝泰乐”给她送去。

郑孝刚、郑孝青、郑玉林兄妹三人，家庭生活十分困难。母亲双目失明，下肢瘫痪。父亲一人操持着五口之家，根本没办法送他们上学。覃申媛不知家访了多少次，到底把他们动员上学来了。她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棉衣，一双棉鞋。平日里，补衣服、洗头……，覃申媛把他们的事统统包下来了。两年以后，覃申媛把这兄妹三人都送进公社重点小学读三年级去了。

那个曾因患小便失禁症而苦恼万分的侯树兵，是从外校转来的。讨厌的病，使他一天常常尿几次裤子，原来的同学都讥笑他、奚落他。他哭着、闹着，无论如何也不肯上学了。父母无奈，将他送到住在蛟蛇溪的祖母家里。这样，侯树兵忐忑不安地来到了覃申媛的跟前。

覃申媛详细了解了他的病情，带他到医院做了全面的诊查。她每天都替他换裤子，有时这条洗了还没有干，那一条又湿了，她就把自己孩子的裤子拿来给他换上。

根据医生的嘱咐，她每隔一天就带侯树兵到公社医院打一次针。全部费用，她不声不响地付了。过了三个月，侯树兵的病终于好了。他挺直了腰，昂起了头，觉得自己第一次堂堂正正地站

在众人中间。

有一次，侯树兵得了感冒，发高烧。覃申媛买了红糖去看他。听他祖母说，他想吃桔子，而当时又实在不好买。覃申媛就让大女儿在县城捎回一袋儿来。她坐在侯树兵的床头，把桔子掰开，轻轻地，一瓣一瓣地放在他的嘴里，慈爱地问：“甜吗？”

“甜！”侯树兵的热泪夺眶而出，竟失声叫着“妈妈——老师！”

覃申媛紧紧握着他的手，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就这样，覃申媛给予学生以母亲般的慈爱和同志式的信任，她以心呼唤心，以心温暖心。精诚所至，顽石为开。蛟蛇溪小学很快形成文明、团结、活跃、勤奋的良好风气。

同时，覃申媛也施展了精湛的教学艺术。二十年的复式教学的经验，二十年的锻炼和修养，使她的教学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。两个年级动与静的穿插，讲与练的交叉，她运筹自如，水到渠成。四十五分钟里，管而不僵，活而不乱。上课变成了学生的享受，学习成了孩子们的精神需要。仅仅过了半年多，全部学生“双科”都过了六十分大关。

金色的秋天来到了，蛟蛇溪小学学生的学习成绩，第一次在全公社名列榜首。学校勤工俭学的收入也达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，不仅免除了学生的全部学杂费，还添置了不少教具。

爆竹声声，新的一年又开始了。

年复一年，覃申媛每天都默默地做着自己应当做的一切。

她积劳成疾，患了贫血症。

一天晚上，她批改完作业，已经十一点多钟了。她伏在桌子上昏昏欲睡，一动也不想动了。但第二天测验的卷子还没有印出来，她支撑着，印完了卷子，倒头便睡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她感到

很不舒服。经常这样，也就不在乎了。她走进了课堂。

刚刚讲了几分钟，覃申媛就晕倒了。学生们慌了，七手八脚把她扶起来。她醒了，但实在没有力气站起来，只好半躺在椅子上，组织学生自习。

第二天，她又站在讲台上了。学生家长都来看望她。看到覃申媛那虚弱的身子和疲倦的面容，老婆婆们流下了眼泪，而爽直的汉子们则另有表达心情的方式，他们几乎在吼着：“你连命都不要了！”

五、也许咱们谁也入不了党了……杨万福默念着，
两行热泪从深深陷下去的眼窝里流了出来。

一九七八年初冬的一天下午，覃申媛正在上课。有人急匆匆地跑来，把她叫到门外：“杨老师病了！学校让我来……”杨万福已经调到了公社中学。这些天他一直因患心脏病住院，这，覃申媛是知道的。学校为什么还派人来通知呢？覃申媛有些慌了，连忙问：“重吗？”

“不好得很，你快去看看吧。”来人焦虑不安的神色与语气都在证明他的话。

一种不祥之兆使覃申媛惊呆了。良久，她镇定下来，看看手表，离放学还有一小时。她转过身去，回到教室。“同学们，我们继续上课吧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发抖，手也不大听使唤，但到底把课讲完了。

天黑了。覃申媛慌慌张张地直奔区医院，三十多里山路，她一溜小跑，身上汗水淋淋。

杨万福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尚未从昏迷中醒来。加进了紧急抢

救药物的葡萄糖注射液顺着针管一滴一滴地滴着。覃申媛抓过丈夫的另一只手，轻轻地摸着，他的脉搏微弱而迟缓。

覃申媛呆呆地望着丈夫，他那高大的身子蜷曲着，仿佛一下子瘦小了许多，平日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闭着，眼窝深深地陷下去，颧骨高高地隆起，胡子长长的，脸色蜡黄，嘴角不时地微微颤抖，好象要说什么。

覃申媛的鼻子一酸，禁不住泪如泉涌。结婚二十多年了，她极少象这样坐在丈夫的身边。杨万福几次患病住院，她忙于工作，没有去侍候过。

到哪里去寻这样的好丈夫哇！二十多年来，他为了事业，也为了她，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！这位当年前程似锦的年轻校长，因为坚持和她结了婚，结果一切都变成了泡影。尽管他不知多少次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学校里每一位党员和非党员教师都认为他够了党员的标准，连党支部书记私下里也哀声叹气地为他惋惜，但他的组织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从她和他结婚到一九七三年的近二十年间，杨万福只长过一次工资（她当然更只有挣二十几元钱的份了），两个人的薪水加在一起，每月还不满八十元。而他们又上有老、下有小，要养活九口人，这九口人又分住在几个地方，开几个灶。不要说立柜之类的家具了，他们连一张最简单的桌子都没有。每次调动工作，全部家当一副担子就挑走了。杨万福一个人住在学校，很少正正经经地吃过饭，随便一点什么东西就凑合一顿。一个壮实的男子汉，现在落得满身疾病。但他从来未抱怨过一句。他默默地承受着所有打击和磨难。多少年了，他没有添过一件衣服，连汗衫也未曾买过。他的一件棉袄，穿了近十年，袖子破了，掉了，变成破背心，他照样对付着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。他们从嘴里一口一口地省下的一点点钱，覃申媛却全资助了

学生。仅是在蛟蛇溪的几年里，她就先后拿出近三百元钱，给学生交学费、买药、买衣服和鞋子。杨万福全力支持她。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他有时接连几天不吃菜，最后把烟都戒掉了。

就在十几天前，杨万福心脏病复发了。当时他正带领学生修校舍，医生警告他：已经有了危险的信号，要马上休息才行。他却没有在意，白天累了一天，晚上还加班备料，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才睡。凌晨三点钟，他从临时用桌子搭成的床上摔了下来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想叫又叫不出声来。隔壁几个学生听着声响跑过来，把他扶起来，又急忙找来医生，打针、吃药，忙了好一阵。天亮了，他支持着站起来，微笑着：“没事了。”

他真的以为没事了，又领着学生搞茶园去了。过了两天，病情又一次发作。他被送到区医院。他怕妻子着急，就让捎信的人告诉覃申媛：“病不重，不过是到医院检查一下。”覃申媛将信将疑。全校只有她一个教师，一走就得停课，也就一直没有来看望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突然间，他会病得这样厉害。她连一口水都没有给他过。作为妻子，她深深感到内疚。

思前想后，覃申媛痛哭失声。

医生把覃申媛找去，压低了声音对她说：“病人的危险期还没过去，必要的时候得准备后事。”

覃申媛的头轰的一下。她乞求般地望着医生，什么也说不出

来。

医生说：“你在这里多护理几天吧。”

覃申媛点点头。这一次，她一定要好好照顾丈夫的。

吊瓶里的药滴完了，终于接到了天色将明。杨万福苏醒过来，覃申媛急忙擦去眼泪，轻声问道：“好点了吗？”

丈夫望着她，嘴角抽动了半晌才说出一句话：“我差一点就不